

自信地說：“這都是我們自己設計，獨立完成的！一開始學習相關的專業知識確實有一點挑戰，但並不難以入手。非常高興在比賽之前學校就曾開設過一些建模課程，教我們怎麼一步一步把三維模型做出來。正因有了先前的這些經驗，我們決定‘試一試’的心才更加強烈。”

而這作品也並不會止於參賽，“雖然很多設計還涉及到代碼的問題，但我們會一直學習。更計劃未來將這個以遊戲作為媒介給大家使用，讓它真正造福大眾。”孫同學說。談及未來的理想，他坦言自己一開始對於專業方面沒有什麼具體的想法，可接觸了這個項目後，他開始有了方向，想繼續嘗試相關領域，還計劃未來去理工大學或者科技大學修讀人工智能或計算機專業。

### 為盲人留住美好瞬間：四女生創回憶攝錄機

還沒從剛才那麼暖心的創作故事中回過神，記者就又被一個叫做盲人回憶攝錄機的展品吸引了注意力。該作品由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的四位中四女生完成，分別是林曉雪、李慧瑩、余雪桃和譚梓彤完成。經過她們的演示後，我明白了這台攝錄機的工作原理，也在了解的過程中發出了一次又一次“哇喔”的驚嘆。

她們這樣介紹該作品：作品針對失明人士設計，當他們在生活中遇到重要時刻，可以使用“盲人相機”，去錄下音頻和攝取影像。隨後，他們可以在家中使用“盲人相片打印機”，打印出凹凸的“3D相片”。我們將先前拍下的照片進行特殊處理，以凹凸呈現出不同觸感，為失明人士帶來觸覺上的體驗。通過“3D相片”，失明人士不僅能觸摸到當時的畫面；當把3D相片插入“盲人相機”後，更能夠聆聽當時的錄音，回憶當時的場景。因此，這個產品能夠讓失明人士成功回憶當時的情感，甚至提供多一個方式，以觸感了解當時的環境。

譚梓童同學跟記者分享了她們做這個項目的初心：經過觀察後我們發現，社會十分關注盲人出行時的不便以及怎麼買東西等問題，而市面上已經有了相關的解決方案，可以滿足這部分需要。因而我們開始思考盲人更深層次的需求，最後我們找到的答案是，他們需要一個幫助他們‘回憶’的東西。在我們訪問盲人時，他們提到每次拍照都感覺像是在為他人服務，而不是為自己服務。因為他們看不見，所有拍照時只能假笑。於是我們決定製作一台機器，可以幫助他們紀錄美好瞬間，滿足他們在情感層面的渴求，因為回憶在人生的過程中確實佔據着很大部分，我們都是靠着過往的記憶組成我們自己。她們因為這份想助人的心，從頭開始學習起了編程、繪圖等硬技能，“在知識層面，我們一邊問相關老師，一邊自己去上網查，通過自學和提問不斷地完善自己的作品，同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分工。在設計並製作這個攝錄機時，我們也是先自己畫圖，然後打印出來建模。除此以外，我們還需學習機械相關知識，以思考如何分配各個器件的位置，如何將空間最大化利用。”譚梓童同學接着說，



### 理想主義的土壤 才能開出理想主義的花！

走進會場前，我帶着審視的目光，懷疑着未成年的孩子們做出來的作品是否真的成熟？而與上述同學們對話後，我對於發展科創要從娃娃抓起這句話的認知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變。他們在向介紹項目時的那份侃侃而談與自信讓我明白，促進中小學學生們學習理工科知識並不是這場比賽的終極意義，激勵孩子們發現社會中需要幫助的人，再用愛心驅動，以創科為手段，最終實現這份動人的助人願望才是價值所在。在這其中，他們收穫到的知識或許最不為所道，培養起來的自學能力、團隊合作能力、以及建立起的成就感才更將讓他們受益終身。而這也讓記者想起內地“小學生發論文”的滑稽新聞，背後折射出的都是父母狹隘的“功績主義”思想。同類型的創科比賽如果放在內地，或許很容易就演變成了拼爹的遊戲，而實用主義的土壤，無法開出理想主義的花。惟願香港這群赤城可愛的孩子繼續健康成長，生活愉快，學習順利！



掃碼聆聽原文



掃碼閱讀原文